

**《往生论》要义**

**释净宗法师 撰**

目录

[一、愿生为宗 1](#_Toc13800)

[二、偈颂大意 5](#_Toc7031)

[三、《往生论》四要偈 11](#_Toc932)

[四、《往生论》枢机 20](#_Toc28797)

[五、三严之妙相 25](#_Toc10758)

[六、偈颂与长行之比较 33](#_Toc27804)

[七、一心之意义 39](#_Toc18680)

[八、长行略解 44](#_Toc12923)

[九、五念门之次序及观察门之意义 56](#_Toc31072)

[十、回向门与菩提心 69](#_Toc23767)

[十一、赞叹门与称名 73](#_Toc687)

[十二、五念门之中心 78](#_Toc30306)

[十三、五因与五果 83](#_Toc10699)

[十四、《往生论》与净土三经 89](#_Toc27000)

[十五、《往生论》与《易行品》 94](#_Toc19561)

**一、愿生为宗**

《往生论》全称“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”，又称“净土论”，或“无量寿经论”，菩提流支译，收藏于《大正藏》第二十六册。

全论由偈颂与长行两部分组成，偈颂总摄经义，长行解释偈颂，以偈颂为主故，题名总称为“偈”。

“无量寿经”是指天亲菩萨造论所依据的经典，昙鸾大师释为净土三经。

“优婆提舍”是梵语音译，本指佛论议经。天亲菩萨依佛经造论，与佛教相应，入佛法相，也称为“优婆提舍”：此是显明此论之性质与地位。

“愿生”是愿生弥陀净土。

“偈”是佛法之赞美歌，也称“颂”。

题名的意思是：含有《无量寿经》论文性质的愿生之歌。

“愿生”二字是题眼，显明论之宗旨、目的，反复出现在偈颂与长行中，屡屡强调之。如偈一开始天亲菩萨即表明：

**世尊我一心，归命尽十方，**

**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。**

接下来说：

**我依修多罗，真实功德相，**

**说愿偈总持，与佛教相应。**

观国土十七种功德毕，又说：

**故我愿生彼，阿弥陀佛国。**

结论时回向说：

**我作论说偈，愿见弥陀佛，**

**普共诸众生，往生安乐国。**

总之，本论为天亲菩萨表达自己愿生，并呼唤一切众生与他共同愿生弥陀净土为目的。

**二、偈颂大意**

既然名为“愿生偈”，当然是以愿生为宗旨，但不是单调地说愿生，而是以净土三经为依据，系统地阐明为什么要愿生，愿生的净土是怎样的净土，愿生的原理、方法及利益等等，以此劝导众生共同往生，所以得名“优婆提舍”。

偈颂共二十四首，总分四重：

第一重，即第一偈：

**世尊我一心，归命尽十方，**

**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。**

天亲菩萨先说明他自己一心愿生弥陀净土。

第二重，即第二偈：

**我依修多罗，真实功德相，**

**说愿偈总持，与佛教相应。**

天亲菩萨说明他为什么愿生弥陀净土：依据净土三经了知彼佛及其净土是真实功德之相，随顺释尊之教敕而愿生。

第三重，即第三至第二十三偈，共二十一首。说明所愿生的净土是怎样的真实功德之相，以及如何生起愿生之心，为“愿生”提供系统的理论依据。

分三方面：

先观察其净土之德有十七种，欣慕其为第一义谛妙境界相而愿生。

其次观察彼佛八种功德，了知彼佛不可思议本愿力，愿生称名者皆得往生，速疾成佛，因而一心归命彼佛之救度而愿生。

再观察菩萨四种功德，这是已往生者拥有的功德，形同自己往生之后的情形，因而乐习而愿生。

国土为往生之处所，佛为往生之强缘，菩萨为往生之示范。观此三种真实功德之相，能生清净愿往生心。

第四重，最后一偈：

**我作论说偈，愿见弥陀佛，**

**普共诸众生，往生安乐国。**

如是彼佛救度，能令遇者无空过，所以不仅我自己愿生，也盼望一切众生与我同生。

天亲菩萨根据净土三经释尊之教说，了知弥陀净土是第一义谛妙境界相，以彼佛愿力为强缘，愿往生者皆得往生，速得菩提，因而归命彼佛救度，称念彼佛名号而愿生彼佛净土；并呼唤一切众生共同往生。此即愿偈之大意。

**三、《往生论》四要偈**

根据昙鸾大师《往生论注》，以愿偈配五念门，并配通常之三分，如“《往生论•愿生偈》构造表”所示（本书第3页）。

进一步凝练，则成四要偈。

首尾二偈含四念门，中二偈为观察门。本来观察门大分国土、佛、菩萨三种、细别有二十九种功德庄严，根据《净入愿心章》之释，此二十九种功德庄严一一摄入于“观彼世界相”之“清净功德”及“观佛本愿力”之“不虚作住持功德”，故以此二偈为要，总摄观察门。

此四要偈之关系，首一偈是天亲菩萨申明自己归命愿生，次一偈说明所愿生之安乐国是怎样的国土，再次一偈说明所归命之佛是怎样的佛，最后一偈回向众生共同往生彼国。

又最初一偈为自利，最后一偈为利他；中二偈担荷前后，正是能够自利利他之所在。然依报摄于正报故，以佛本愿力为根本。也就是天亲菩萨观知彼净土是如此的清净超越、彼佛有如此之本愿力故，而一心归命愿生；同时亦因为佛有如此本愿力故，而普愿众生共同往生，显示出净土门之自利利他皆是佛力。由此可知，“观佛本愿力”一偈正是理解全论的眼目所在。

立足于“佛本愿力”的高度，通览全论，如乘飞机俯视群峰，无有障碍。即如一般视为难行道内容的奢摩他、毗婆舍那等，无一不是依据于佛本愿力而成就。

昙鸾大师撰《往生论注》解释《往生论》，根本上正是依据此偈。如《论注》开宗明义即指此论为易行道之书，是根据此偈“遇无空过者”。解释易行道之所以易在于佛力，是根据“观佛本愿力”。《论注》结论举出弥陀三愿证明众生速得菩提在于弥陀本愿力，是根据此偈说“佛本愿力，能令速满足功德大宝海”。而中间释义时，或说“愿往生者，皆得往生”，或说“但令不诽谤正法，信佛因缘，皆得往生”，或说“十念业成”，或说“不断烦恼得涅槃分”，都是在说明佛本愿力令遇者无空过，皆得往生。而解释观察门二十九种功德庄严时，上卷释偈颂，一一征之“佛本何故起此庄严？”此是观佛当初之本愿；下卷释长行，一一征之“此云何不思议？”而观之于佛之本愿力。故虽说观二十九种功德，一一皆归宗于观佛之本愿，以及本愿成就之力。

诚然，《往生论》为纯然佛力之教、易行之道。但佛本愿力究竟是如何产生其不虚作住持功德之作用呢？或者说，在理解安心上虽然知道有佛本愿力可靠，落实到个人修持上，究竟怎样才是靠上佛之本愿力？

本偈出现一个关键性的字——遇。若不遇佛本愿力，则空然而过；若遇佛本愿力，则无一空过。遇是交会，当众生心与佛本愿力交会时，即被佛所救，无一遗漏。对此，天亲菩萨个人的答案是“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”。也就是通过了知彼佛本愿力，产生归命愿生之心而称念彼佛名号，即是“遇”。可知名号正是佛与众生交集之点，如同两物焊接之处，佛本愿力垂现名号，众生心口称念，彼此不离。

不仅本偈，所有三严二十九种功德庄严，也皆通过名号与众生发生交集，不然此土秽染众生又如何能够攀缘彼佛净土呢？

**四、《往生论》枢机**

偈言：

**我依修多罗，真实功德相，**

**说愿偈总持，与佛教相应。**

《论注》释此偈有二重意义：一、成优婆提舍名。二、成上三门，起下二门。

也就是天亲菩萨依此偈宣示本论能成“优婆提舍”之名。又此偈成立礼拜、赞叹、作愿三门，生起观察、回向二门；若无此偈则上三门不能成，下二门无法起。可知此偈贯穿于五念门及全论，如同人身有筋络而连持奔走、门户依枢轴而转动开合。就此，《论注》“何所依”“何故依”“云何依”的“三依释”具有很深的理论意义，但这里我们不妨稍换一个角度来浅显地说明。

天亲菩萨一开章即明示自己一心归命称名愿生，这在天亲菩萨自己当然不需要解释，可是要成为“优婆提舍”之名，必须给出佛经的理由，所以说“我依修多罗，真实功德相”。由此说明，天亲菩萨于无量法门中选择往生净土、于十方净土中独愿西方极乐、一切诸佛中归命弥陀一佛，并不是个人无来由的专爱，而是依据经中佛说，此佛及净土对于我是真实功德之相，故我归命、称名、愿生，“礼拜”“赞叹”“作愿”三门于是成立。具体开展其真实功德是如何之相，生起“观察门”。此真实功德之相不仅对于我一人如此，而是对于所有的众生皆平等如此，所谓“遇无空过者”，因此我作论说偈，诚愿一切众生与我共同往生，即是“回向门”。

如上，从教门来说，五念门皆依“真实功德相”一句而成立；又从行门来说，五念门亦因此一句而成就，因彼佛真实功德而成就行者真实功德故。且从语便，而说成上三门、起下二门；实则由彼佛真实功德，通起五门之行，通成五门之德。

**五、三严之妙相**

所谓“真实功德相”，展开则成为净土之三严二十九种，即国土庄严十七种，佛庄严八种，菩萨庄严四种。国土庄严名器世间清净，佛八德、菩萨四德名众生世间清净。又国土名依报，佛、菩萨名正报，以佛为主，菩萨为伴。

国土庄严之十七种中，初之“清净功德”“量功德”“性功德”是显其“体”；从“形相功德”到“雨功德”之六种功德是说其“相”；从“光明功德”到“一切所求满足功德”之八种功德是明其“用”。

国土之三种体功德之中，最初之清净功德总摄全体，是故《净入愿心章》以此二十九种全体摄入一法句，一法句即是清净句；此清净开展为器世间与众生世间两种，器世间含摄国土之十七种，众生世间含摄佛八德、菩萨四德，是故皆总摄于冠头“观彼世界相，胜过三界道”之“清净功德”。

佛八德之中，座、身业、口业、心业功德，直接属于佛；大众、上首、主功德是以众显佛；最后不虚作住持功德是显佛力之功用。此不虚作住持功德更与上之清净功德之智德相对，总摄二十九种之所有用德。依《净入愿心章》，三严二十九种当体总摄于“愿心庄严”，此愿心乃是偈颂之“观佛本愿力”之本愿，不虚作住持功德之中总摄三严。

是故三严之德总摄于清净功德之“智德”，与不虚作住持功德之“悲德”，此二德成为智慧之体与慈悲之用，自利利他之二德。《论注》释“真实功德相”之“真实”为“不颠倒”“不虚伪”，又以如来是“实相身”“为物身”，也是本于以“清净功德”与“不虚作住持功德”总摄三严之德。

菩萨四德与佛八德相对，显出伴德；初二偈说明行相，后二偈说明行事。

在此三严二十九中之净土庄严，从体德上来说总摄于清净功德，依正主伴当体皆是真如实相之展现，此境界《往生论》说为“莲花藏世界”“第一义谛妙境界相”“真实智慧无为法身”，后来善导大师说为“涅槃界”“报土”。

又，在用德上摄为不虚作之本愿力，昙鸾大师《赞阿弥陀佛偈》说：

**妙土广大超数限，自然七宝所合成；**

**佛本愿力庄严起，稽首清净大摄受。**

善导大师说：

**观彼弥陀极乐界，广大宽平众宝成；**

**四十八愿庄严起，超诸佛刹最为精。**

体用二德具摄于名号，所以《赞阿弥陀佛偈》赞叹净土三严之冠头举出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善导大师由“阿弥陀佛”开出人法、依正。由此实相身（清净功德）、为物身（不虚作功德），皆是一名号之德用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彼佛净土依正一切功德收于三严二十九种、三严二十九种收于“清净”及“不虚作”体用二德、“清净”及“不虚作”体用二德收入名号之教理体系。

**六、偈颂与长行之比较**

偈颂总摄经义，长行解释偈颂，偈颂与长行是能释与所释的关系。一般能释对于所释如同浓缩品的稀释放大，但本论之偈颂与长行并非如此简单，而是各有性格、各有侧重、互相交织，成为一体。

这大致说来，偈颂是表达一心愿生之“愿”，长行是开示五念门行之“行”；偈颂重在自督，长行重在教他。

总共二十四行愿偈之核心在第一偈，天亲菩萨说明他自己“一心愿生”，此后的内容皆是此一偈的展开，说明为何愿生，并将此愿生扩展于众生。所以正如“愿生偈”的题目所标示的，这正是天亲菩萨发自内心的喜悦而纯然的愿生净土之歌。同时如《论注》所明，偈颂固然在说明一心之“愿”，但其理论结构却是含着长行所开示的五念门之“行”，是愿行具足之愿，不过毕竟以是“愿”的面目表现。《论注》引经说明“愿往生者，皆得往生”，说的正是这种具行的愿，可知天亲菩萨所说“我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”，本身即为愿行具足、因果圆满，而没有欠缺的。由此，善导大师解释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字时，说到“南无者即是归命，亦是发愿回向之义；阿弥陀佛者即是其行。以斯义故，必得往生”，意义完全一致。那么此后二十三行偈之意义又何在呢？一是由此“一心愿生”而必然地引发对所愿生之国、所归命之佛的尽情歌赞，再者预存教示众生与其同生之意，留待长行展开。

如果天亲菩萨只是自我表达愿生，则即使再怎样地具足“行”的内涵，但以幽微难解故，众生也难以得到利益。接下来的长行负有教示众生如何同发此愿、同生净土之责故，故解释偈颂则详细展开为五念门行，但此行毫无疑问也是愿行具足之行，如第一礼拜门即表明“为生彼国意故”，不过长行仍然是侧重“行”的表达。至于如何由五念行而起一心之愿，长行则说为“云何观？云何生信心？”，详细我们留待下面讨论。

**七、一心之意义**

《往生论》对心的表述极其丰富，偈颂说“一心”，长行则说“信心”“柔软心”“大悲心”“远离我心”“远离无安众生心”“远离供养恭敬自身心”“无染清净心”“安清净心”“乐清净心”“妙乐胜真心”“智慧心”“方便心”“无障心”“胜真心”等等。

虽然有这种种的说相，看起来很繁复，但只要关注到长行是在解释偈颂，又偈颂为天亲菩萨表达自我之心行，而长行乃是教示众生与其同行，则长行所说之种种心不过是偈颂“一心”之展现，为“一心”从不同的侧面、不同的立场之“转名”，也就是此一心转而称为种种心。因为一心毕竟过于简略，其丰富广大之内涵需要呈示，以令众生了解而依行。兹从体、相、用三方面说明之。

既说一心，心不孤起，一心依何为体？依佛名号为体。偈说“一心归命尽十方无碍光如来”，“一心”为能归，“尽十方无碍光如来”是所归，能归以所归为本质故。《论注》言“以佛名号为经（净土三经）体”，天亲菩萨既依修多罗（三经）真实功德相（佛名）而发心，能所一体故，其心全然一句佛名，故以佛名为体。

既依佛名为体，佛名是何趣向？为何目的而示现？为令众生往生彼国故。偈说“愿生安乐国”。

故知一心依佛名号为体，此是性体，亦即一心之本质；又以愿生为体，此是宗体，亦即一心之归趣。如《观经疏》说“一心回愿往生净土为体”。

佛名为体、愿生为趣之一心是何等相？有二种相，一者自利，二者利他。就自利说为“信心”，就利他说为“大悲心”。此大悲心遮诠为三种远离心，略为无障心；表诠即三种清净心，略为妙乐胜真心。

既言自利利他，如何自利利他？令合于五念，即一心礼拜、一心称名、一心愿生、一心观察、一心回向，得如实修行相应，一一皆成真实之业，心行具足，自在成就，必定往生。

故知一心、愿生心、信心、柔软心、大悲心、无障心、胜真心，皆同一体性（名号）之不同说示，此心即是净土门他力大菩提心。

**八、长行略解**

长行以五念门解释偈颂所含之义理，修五念门行，得往生净土五功德果，并进而得菩提一果。

《论注》分长行为十章。

第一章愿偈大意。文云：

**此愿偈明何义？示现观彼安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，愿生彼国故。**

先总的说明二十四行偈颂之大意，在于“**观见愿生**”。“**观**彼安乐世界”是依偈颂“观彼世界相”，“**见**阿弥陀佛”是依偈颂“观佛本愿力”“愿见弥陀佛”，“**愿生**”含自己愿生及共众生愿生。由观见彼世界清净、彼佛本愿力不可思议，而愿自他往生。

第二章起观生信。观为发起、开端，故说“起观”，信心从观而生，故说“生信”。起观是为了生信，起观就能够生信，所以说“起观生信”。《论》言：

**云何观？云何生信心？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修五念门行成就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何等五念门？一者礼拜门，二者赞叹门，三者作愿门，四者观察门，五者回向门。**

此章承接上章而来。既然说观见愿生，那么怎样观？又怎样通过观而生起愿生必生的信心？

然而回答的时候，却举出五念门，这是因为由观察一门必然生起余四门故。

第三章观行体相。此是承接前章“云何观”而来。五念门行中，别说观察门一行，称“观行”；然而对于能观的方法丝毫不说，只是专门详说所观之境，也就是所观之“体”与“相”。体者，器与众生二体；相者，二十九种庄严相。此体相不过开合不同。若依“体相用”而论者，体者如来功德，相者如来一实功德显说为二十九种庄严相，用者如来自利利他。如《往生论》说：

**示现如来自身利益大功德力成就、利益他功德成就。**

**示现如来自利利他功德庄严次第成就。**

第四章净入愿心。如上所观二十九种功德庄严，随顺法性，通体清净，总摄入法藏菩萨之“愿心庄严”，因净故果净，显明如来愿力为根本。此章为上章之总结提示，共同解说观察门。

第五章善巧摄化。从此至第八章共四章解说回向门。五念门中，礼拜、赞叹、作愿三门皆只在第二章“出五念门”时简略解释，而观察、回向二门特别予以详细解说。这是因为观察门重在信解，依之而起余各门之行故；回向门为建立净土大乘法门菩提心之基础故，皆有赋予理论之必要，详加解说。礼拜、赞叹、作愿三门侧重在行，本身即简明故。

菩萨修行，心游空慧而起大悲，广行六波罗蜜，以己功德回施一切众生共向佛道。然而这是难行道，于凡夫众生非为巧便。今只需修五念门行，作愿摄取一切众生共同生彼安乐佛国，以佛力故，称为巧方便。以回向利他故，改前“善男子、善女人”称为“菩萨”。文云：

**何者菩萨巧方便回向？菩萨巧方便回向者：谓说礼拜等五种修行，所集一切功德善根，不求自身住持之乐，欲拔一切众生苦故，作愿摄取一切众生共同生彼安乐佛国。是名菩萨巧方便回向成就。**

《论注》释：**“彼佛国即是毕竟成佛道路，无上方便也。”**愿往生者皆得往生，往生者皆速成佛故，善巧摄化无过于自己愿生、劝他愿生。

第六章离菩提障。既依佛力巧方便回向成就，自然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。

第七章顺菩提门。既然远离三种菩提门相违法，自然得三种顺菩提门法满足。

第八章名义摄对。将前二章所说种种心加以总结提炼为“智慧心、方便心、无障心、胜真心”，使更加简明。

第九章愿事成就。说明四种心、五念门行能生清净佛国土，所愿之事达成。

第十章利行满足。说明修五念门行，往生净土得五功德果，进而得菩提之一果，自利利他之行德满足。

长行十章之结构，第一章是总纲，说明愿偈之大意在于“观见愿生”。“示现”为教示、显现，贯下三句，即示现观彼安乐世界、示现见阿弥陀佛、示现愿生彼国。那么是如何示现的呢？由第二章问起并简略回答，第三章以下予以详释。故第二章为成上起下。第三章至第十章为第一章之详细展开。第三、四章是呼应第二“起观生信章”之“云何观”，明“起观”。其中第三章为第一章“示现观彼安乐世界”一句之展开，第四章为第一章“见阿弥陀佛”一句之展开。第五至第十章是呼应“云何生信心”，明“生信”，也是对第一章“愿生彼国”一句之展开；其中第五至第九章为因，第十章为果。

**九、五念门之次序及观察门之意义**

五念门即：一、礼拜门；二、赞叹门；三、作愿门；四、观察门；五、回向门。

观察门列为第四，长行解释说：

**云何观察？智慧观察。正念观彼，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故。**

就此不免疑问：

一、关于观察门之位次。

长行第一章“愿偈大意”说：

**此愿偈明何义？示现观彼安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，愿生彼国故。**

第二章“起观生信”说：**云何观？云何生信心？**

皆显明以观察门为首，由观察而生归命愿生之信心。但五念门中观察门列为第四，在作愿门之后，这是什么原因？

这是因为观察本身有信前与信后的不同，信前起观能够生信，信后修观能增法喜法乐。《论》说“受用种种法味乐”。《论注》言：“**种种法味乐者，毗婆舍那中，有观佛国土清净味、摄受众生大乘味、毕竟住持不虚作味、类事起行愿取佛土味。**”

天亲菩萨于偈颂一开始即表达自己归命愿生的信仰，所说之观乃是信后之观，五念门采取由表及里、由粗至精、由自及他的次序，先说身业归命礼拜门，次说口业称名赞叹门，再说意业作愿门，再说智业观察门，最后方便智业回向门。同时由于信仰的一体性，每一门自含五门之意义，不过为了表达方便分说而已。

而在“愿偈大意”及“起观生信”章中，是为了显明五门生起之最初次第，故以观察为首，因观察国土、佛、菩萨真实功德而发起归命愿生之心，又由此愿心意业发动身口二业之礼拜、赞叹，最后由己身扩及到其他众生。五门的次第为：一、观察门；二、作愿门；三、礼拜门；四、赞叹门；五、回向门。

后来善导大师《观经疏》“深心”释中立五正行，便是依行业本身的性质与功用顺次展开，首置“读诵”，由读诵而起“观察”，由观察信解而“礼拜”“称名”“赞叹供养”。可以看出是依据天亲菩萨的五念门有所增减。第一读诵正行，相当于论中“我依修多罗”一句。分赞叹门为“称名”及“赞叹供养”二种正行；这是为了突出称名，强调“顺彼佛愿”之“如实修行相应”。减略作愿门、回向门，将之摄于“回向发愿心”当中。

二、既说“智慧观察”，又说“如实修行毗婆舍那”，闻思修三慧中当属修慧，然而这对一般人而言是难行道，何以易行道的教典会出现如此难行的内容？

这是因为净土法门广大，等摄一切上中下根之故。龙树菩萨《易行品》侧重在说明其接引下根之易行，天亲菩萨则说明了三根普被，上根也在其中。观察通于**闻思修**三慧，上根者不妨三慧齐修，中下根人则以闻思为主。

虽通三慧，重在**闻思**。所以《论》中只是详说所观之境而丝毫没有说到能观的方法。又所观二十九种功德庄严当中，很多都是**闻思信解**的内容，特别总摄二十九种功德庄严之“清净功德”与“不虚作住持功德”，所言“观彼世界相”“观佛本愿力”皆特别标明“观”字，也都属于闻思信解的内容。如是观察，即是观知、观解，以听闻如此不可思议清净庄严功德，而思慕欣求、仰投归命，即称为“观”。这是任谁都能做到的。

《论注》在解释观察三严二十九种功德时，也都是从闻思信解方面入手，偶尔附带说到“若欲观座，当依《观无量寿经》”等。善导大师疏释《观经》之“观”也是通于三慧而重在闻思。如言：“决定深信释迦佛说此《观经》三福九品、定散二善，证赞彼佛依正二报，使人欣慕”“此经定散文中，唯标专念弥陀名号得生”。这些与《往生论》观察门的意趣皆是一致。

问：观知、观解之“观”，与闻其名号的“闻”，有什么不同？

答：从名号功德、念佛三昧一边说为“闻”，而从二十九种庄严、观佛三昧一边说为“观”。然而二十九种庄严，全体是一句名号；而所谓的“闻其名号”，也是听闻名号所具含佛、菩萨、净土广大庄严功德之自利利他，由此发起信心。所以二者相同。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何《观经》说十六观，最后却结归于念佛。盖所谓的观，不过是成就“闻其名号”而已。如同旅游业者介绍某地美好风光以吸引游客，一边口头宣讲，一边展示图片，对受众来说，观也是闻，闻也是观，并非全然分开。听闻净土之庄严、名号之功德，心中随分浮现其境、信受不疑，约义为闻，约境是观。

问：散心闻思的观是不是如实修行毗婆舍那？

答：虽是散心，但因为所观对象真实不虚故，得成毗婆舍那如实修行。

**十、回向门与菩提心**

菩提心为大乘佛法之根本，净土法门自然也不离菩提心，但以净土法门普遍摄受的下根众生，要靠自力发起普度一切众生共成佛道的大菩提心显然不切实际。难发易退故，龙树菩萨已先指明弥陀本愿称名、易行疾至不退的易行道。那么作为易行道的净土法门，其菩提心的内容又是如何呢？《易行品》并没有说明，如今天亲菩萨在《往生论》长行解释回向门时，作出了具体的规范，以“修五念门行，作愿摄取一切众生共同生彼安乐佛国”，即是净土门之菩提心、菩萨行。因为“巧方便回向”“离菩提障”“顺菩提门”，成就“智慧心、方便心、无障心、胜真心，能生清净佛国土”。

只需修五念门行，不必修艰难的六度万行，是行方便；只须发愿生净土，不必历劫在秽土度众生，是愿方便。又自愿生净土，是自行方便；愿他生净土，是化他方便。依佛愿力，愿生定得往生，往生速疾成佛，是究竟方便。

下根众生，若依自力杂毒杂善，不具巧方便、不成回向、有菩提障、违菩提门，菩提心不能成就。今依佛力故，得成巧方便回向、离菩提障、顺菩提门，成就智慧心、胜真心，能生净土，速疾成佛。

虽说“修五念门行，作愿摄取一切众生共同生彼安乐佛国”，推根归本是因为阿弥陀佛因地已发愿救度十方众生、果上已成就摄取一切念佛众生往生彼国之愿力，行者不过因顺佛愿力故，自利利他，故成巧方便回向。如同大船已成，只需呼人同乘大船、共渡彼岸。

净土门他力菩提心义，依《往生论》“巧方便回向”而确立。

**十一、赞叹门与称名**

论言：**云何赞叹？口业赞叹：称彼如来名，如彼如来光明智相，如彼名义，欲如实修行相应故。**

问：既是称名，何故不说称名门，而说赞叹门？

答：一、为显弥陀万德成名，名即万德，称名即是称德，故说赞叹。二、为简别称名之如实、不如实，如实称名即成赞叹，不如实称名不成赞叹。论所说称名为如实称名，故说赞叹。

问：如何是如实修行相应称名？

答：“如彼如来光明智相”“如彼名义”之称名，就是如实修行相应称名。如实者，如名号本来所具真实之德，无有损减。

问：彼如来光明智是何等相？彼如来名是何义？

答：《论注》说彼佛光明能破一切无明，能满一切志愿；彼佛名号是实相身、为物身。善导大师综合《阿弥陀经》及《观经》言：“彼佛光明无量，照十方国无所障碍，唯观念佛众生摄取不舍。”是彼如来光明智之相。称名而信知被彼佛光明摄取不舍，是如实修行相应。

善导大师又解释第十八愿及其成就文说：“众生称念，必得往生。”**称名而知必得往生，是如实修行相应。**

如实修行，本来是极乐世界诸大菩萨所行境界，如《论注》解：“体如而行，即是不行；不行而行，名如实修行。”以凡夫身，称名之外虽修任何妙行皆是有为造作，非如实修行。称名之所以能成如实修行相应，是因为名号本身即是真如本体，《论注》所谓“实相身”。如彼名义称名，即是“体如而行”。名号是阿弥陀佛万德所成，丝毫非凡夫造作，所以说“即是不行”；同时弥陀佛名是“为物身”（为了利益众生所成），称名能获弥陀万德，所以“不行而行”。如此“名如实修行”。

**十二、五念门之中心**

就五念门，或说上根者修止观为中心，下根者以称名为中心，但终归还是以称名为中心。这就如同《观经》以观佛三昧为宗，亦以念佛三昧为宗，但终究是归于念佛三昧。试明如下。

五念门之最后回向门是将余门所修之德回向众生故，别无自体，摄于前四门；又最初礼拜门为表达信仰之意识，如《论》言“为生彼国意故”，故非正修。故虽五门，言其正行之体唯是赞叹、作愿、观察三门，故《论》长行释此三门一一说“如实修行”。

就赞叹、作愿、观察三门，赞叹门是称名，作愿门是一心愿生净土，观察门是观察佛、菩萨、国土三种庄严功德。

以称名为“如实修行”，此一如实修行义含两种：如实修行奢摩他（止）、如实修行毗婆舍那（观）。欲如实修行奢摩他，须作愿往生彼国，即是作愿门；欲如实修行毗婆舍那，须智慧观察彼国三种庄严功德，即是观察门。故知赞叹门为总，作愿、观察为从总门中别开之子门。

若不愿生，不成如实赞叹，如实赞叹必愿生故，开作愿门；若缺观察，不知所赞真实功德相故，无由愿生，故开观察门。

名号本身能止一切恶故，是体具之止；名号本身具含国土、佛、菩萨三严功德，是体具之观。名号体具止观故，以称名为本，作愿、观察为称名之体具——自体法尔具备之德。称名本来为愿生故，念念称名即具作愿行；愿生必欣净土之庄严故，念念即具观察行。

由观察而愿生，由愿生而称名，故以称名为所归；由称名而满其所愿，得生向所观察之庄严净土，故以称名为全功。

**十三、五因与五果**

与五念相对，最后“利行满足章”举出五果门：

（一）近门：往生净土即接近阿耨菩提果之意。

（二）入大会众门：既入净土即是入如来大会众之数。

（三）宅门：已入大会众之数，心得寂静，犹如归家安住，譬喻止观之行成就之相。

（四）屋门：既入宅内，如同在此屋宇之内饮食，爱乐净土之庄严。

（五）园林游戏地门：往生净土，证阿耨菩提之果，观察一切苦恼众生，而回入生死园、烦恼林中，示现种种应化身，以教化众生为自己之娱乐，犹如在园林中游戏。譬喻净土菩萨救度众生之事。

前四门是自利之德，第五门是利他之德。虽说五果之功德渐次成就，然而这是一时的施设，原因是依五因之二利圆成而入净土，其所约对之五果不可能有渐成之理故。是故五果并不是对五念，乃是为了显明五念因之力用，将往生成佛之一果分为五种来示现而已。

特别将最后之结论：

**菩萨如是修五门行，自利利他，速得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**

与不虚作住持功德之偈：

**观佛本愿力，遇无空过者，**

**能令速满足，功德大宝海。**

二者比对，更对照“净入愿心章”：

三种成就，愿心庄严。应知。略说入一法句故。一法句者谓清净句。清净句者，谓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

可知彼佛净土乃是往生即成佛之境界，以一法故、清净故、真实智慧无为法身故；国土十七种德全体是佛境界，菩萨四德亦全体是佛德之流现，以成佛而示现为菩萨度生之事。其成佛之因虽说为五念门，推根归本在于佛之本愿力。《论注》举出第十八愿“称名往生”、第十一愿“往生成佛”、第二十二愿“成佛度生”说明之。

**十四、《往生论》与净土三经**

《往生论》三次提到“无量寿经（修多罗）”：

一题名“无量寿经优婆提舍愿生偈”；

二偈颂毕，言“无量寿修多罗章句，我以偈颂总说竟”；

三论终言“无量寿修多罗优婆提舍愿生偈，略解义竟”。

此“无量寿经”昙鸾大师解释为净土三经，即：

王舍城所说《无量寿经》——《无量寿经》、

《观无量寿经》——《观经》

舍卫国所说《无量寿经》——《阿弥陀经》

故《往生论》称为“三部通申论”，历代三经释家皆以此论为指导；三经当中主要是依据大经，特别是依第十八愿为核心。

从愿文“至心”开出礼拜门，龙树菩萨《十二礼》言“南无至心归命礼西方阿弥陀佛”；依“信乐”开出观察门，《论》言：“云何观？云何生信心？”《论注》明“起观生信”。依“欲生我国”开出作愿门，因阿弥陀佛因地发愿欲众生往生彼国故，方有今日行者愿生，《论注》言“愿生有宗”。依“乃至十念”开出赞叹门，顺彼佛愿之称名为如实修行故。依“十方众生”开出“回向门”，因弥陀已发愿救度十方众生故，今日行者回向众生共同愿生彼国，称为“巧方便回向”。

特别就观察门，总摄三严二十九种归入不虚作住持功德之愿心庄严，其核心是依《大经》第十八愿；由观察而生归命愿生之信心，落实于称名一行，其摄化是依《观经》由观佛入念佛；先观国土德，再观佛德，再观菩萨德，其次第乃是依《阿弥陀经》，先示往生之处所，再示往生之强缘，再示生后之得益。

又就偈颂之核心，亦即第一行偈天亲菩萨之自督，乃是依据于三经之结经的《阿弥陀经》，显明“一心称名”为五念门行之归宗的绝对价值；对照“观佛本愿力”一偈，则后来善导大师依之开创净土宗之根本思想——“本愿称名”，早于此《论》见其端倪。这对净土行人皆是难得的启示。

**十五、《往生论》与《易行品》**

在净土教理史上，天亲菩萨《往生论》为龙树菩萨《易行品》之连续，但更为鲜明、更为系统。

单从题名可见两部教著特色不同之一斑。一标显“易行”为旗帜，明大乘菩萨道此土现生入不退转地有难有易，应当舍难取易，归入弥陀本愿称名，进而求生弥陀净土；一直明“愿生”为宗旨，示一心归命，起五念门行，毕竟得生。也就是《易行品》采取的是含蓄的方式，做渐进式引导；而《往生论》（愿生偈）则是直露无遮地宣示净土门的本旨。至于二者的本质，完全一致，不论“易行”还是“愿生”，都以“弥陀本愿称名”为教体。

又从行法上，龙树菩萨本愿取意文简单列明“念我”“称名”“自归”，没有做详细的解释。天亲菩萨在《往生论》则将之系统展开为五念门行，并赋予种种理论。

由本愿取意文之“念我”开出观察门，“称名”开出赞叹门，“自归”开出作愿门；又由《赞弥陀偈》常常说“稽首礼”“归命礼”而开出礼拜门，由最后之回向偈开出回向门。

何以得知从“念我”开出观察门？此“念我”龙树菩萨自己解释说：

**人能念是佛，无量力功德，**

**即时入必定，是故我常念。**

天亲菩萨以“佛本愿力”解读“无量力”，以国土功德、佛功德、菩萨功德之“三严二十九种”解读“无量功德”。龙树菩萨也说“阿弥陀佛本愿如是”，“弥陀章”赞偈也开此无量功德为佛德、众生德、国土德。又龙树菩萨以“无量力”与“无量功德”是一体不分之物，合为一处“无量力功德”；天亲菩萨也以三严二十九种功德为“愿心庄严”，而归入不虚作住持功德之佛本愿力。二者全然一致。

《往生论》将赞叹门、观察门、作愿门一一释为“如实修行相应”，这是承顺并进一步显明龙树菩萨本愿取意文“阿弥陀佛本愿如是”的“念我、称名、自归”之故。

再取全论对比龙树菩萨本愿取意文之教、行、果三法关系，可知：偈颂是“教”，主要在敷演弥陀本愿教理，建立“弥陀本愿力，为真实功德”之理论，相当于龙树菩萨“阿弥陀佛本愿如是”一句之展开；长行开五念门是“行”，相当于“念我称名自归”之展开；五功德果及一菩提果是“果”，相当于“即入必定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之展开。

如上可知，一部《往生论》为龙树菩萨本愿取意文的展开，根本精神完全一致，表述方法有所不同。

（一）在体裁上，《易行品》为龙树菩萨论一般大乘修行十地阶位之《十住论》中所夹带之一品，《往生论》为天亲菩萨为显明净土宗旨单独所造之论，可见龙树菩萨时代之净土教法在整个大乘佛法中仍呈含蓄之貌，经由天亲菩萨而显现独立的形态。

（二）在切入上，龙树菩萨是就一般大乘佛法此土之修行，如何达至不退转为目标，而展开弥陀净土之教说；天亲菩萨则直接就往生弥陀净土为目标展开议论，《往生论》开章即言：

**世尊我一心，归命尽十方，**

**无碍光如来，愿生安乐国。**

龙树菩萨是采取迂回导引的方式，而天亲菩萨则采取开门见山的方式。

（三）在依据上，《易行品》简要提出“阿弥陀佛本愿”，更无余言；《往生论》于标题先出“无量寿经”名，又于偈中宣明“我依修多罗，真实功德相”等，即是以净土三经为大背景加以广泛开演。

（四）在形式上，《易行品》采用单点、直线式的表达，单点即“本愿”，直线即“念佛——成佛”，也即本愿称名为因，不退成佛为果；《往生论》则将此本愿核心教理予以系统理论化，将念佛成佛之直线扩展为结构性，即修五念门为因，得五功德果，最后得一菩提果。

（五）在教相上，《易行品》比较通途法门之难行，侧重说明弥陀净土法门之易行，开出下劣凡夫得救之道；《往生论》则进一步说明此易行并非仅仅为下劣凡夫所设，其中含有大乘菩萨道之丰富内涵，即使高级菩萨也不出其外。也就是说《易行品》侧重在说明净土法门之“易”，而《往生论》在易的基础上，显现法门“胜”的一方面。当然《易行品》之易，同时也是胜，即仅以称名之易行，现生速得不退菩提之果，岂非殊胜；而《往生论》之胜，同时也是易，即本来属菩萨之胜行、胜果，凡夫五念行也可得之，岂非容易。易且胜，胜且易，为何？因为本愿称名。

（六）在化导上，《易行品》为从一般大乘佛法中，剥离出净土法门，尚处于一种消极自立的状态；《往生论》更进一步，导一般圣道修行归入净土法门，呈现出积极立人的趋向。

以上可知，天亲菩萨完成了净土法门从夹带到独立，从迂回到直接，从消极到积极，从自立到立人，从本愿一点到净土三经，从单一性称名到结构性五念，从下济劣等凡夫到上包高级菩萨之伟大功绩。经由龙树、天亲二菩萨，弥陀净土法门遂以纯澈而完整的姿态跻身于印度大乘佛教之大舞台，如同璀璨之星，万人共仰。

